



木乃伊

下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五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五年十二月發行

(木乃伊)全二冊

定 價 銀 五 角

呼 述 者 吳 縣 徐 卓 呆

以 閱 者 杭 縣 董 哲 癡

以 行 者 桐 鄉 陸 費 遠

以 刷 者 無 錫 俞 復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以 刷 所 中 華 書 局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福州轉角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漢口 南京 杭州 重慶 雲南
長春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衡陽 貴陽
武昌 汕頭 香港 蘭州 廈門 蘭州
徐州 西安 汕頭 桂林 東昌 夏門 蘭州
吉林 潮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夏門 蘭州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中 華 書 局

木乃伊 下冊

目錄

- 二十一 上帝救我
二十二 二青年
二十三 一千圓
二十四 侮辱
二十五 落水
二十六 魚腹
二十七 金指環乎
二十八 月色如血
二十九 魔術婆

三十 宮殿

三十一 獅子逸矣

三十二 美人手

三十三 陳酒

三十四 夜行車

三十五 水面物

三十六 賣花

三十七 大蓮花

三十八 墜落

三十九 萬仞之絕壁

四十 最後之一綱

四十一 林中博士
四十二 物歸故主

木乃伊
目錄

木乃伊 下冊

二十一 上帝救我

主人聽得聲音很奇怪。便坐將起來。側耳細聽。然而怪聲竟沒有第二次。方纔的怪聲。頗似女子哭泣。主人莫明其妙。總當是自己聽錯的。等他再行躺下。樓下的女子哭泣聲又發作了。他走下床來。暗道。稿是在樓下。此時他混身一陣冷。宛如被冷水淋着的一般。細聽這哭聲。實在不像人的聲音。幾乎像從地下透將起來的。覺得似遠非遠。似近非近。忽然其聲又止。全室依然寂靜無聲。主人嚇得混身亂抖。止着呼吸。呆呆直立。那哭聲又起了。從此忽斷忽續。聲頗怨恨。主人勉強點了火。室內方始明亮。精神也振作些。他正在暗想究竟是什麼聲音。那知己寂寂無聞。主人到此。疑是

在夢中聽得的了。此時最不能忘掉的。是日間的指環。暗想恐怕不致有意外之事。然而總難放心。只得一手執着燈。不顧一切恐懼。走下樓來。走到很黑暗的樓下。心中不禁有些胆寒。他高舉燈火。向四面觀看。店中並無異狀。他方始安心。再到鐵箱之前。開鎖時。一壁暗想不曉得可曾失去咧。向內一看。指環却好好的在內。他便十分喜悅。仍舊鎖好了。再上樓去。一想今夜的怪事。何其多呢。於是躺在床上。好得燈火很亮。不怕什麼。就此慢慢的睡着了。不料耳畔又聽得那很悲切的女子哭聲。主人一聲咬啣。把眼睛睜開。豈料桌上燈火又滅。室內還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正在奇怪。突然間又聽得一陣女子的笑聲。非常清楚。送入主人耳中。主人嚇得兩腕交叉於胸前。呼吸也幾乎停了。呆呆不動。自己竟

想不出怎樣纔好。把身體縮做一團。歇了一回。笑聲頓止。室內靜寂異常。即使針落地上。也能有聲。笑聲停後。主人便頭腦清楚了。說道。怎麼我能聽得這種奇怪的聲音。莫非是腦筋有病麼。他定了心。究竟疲乏不堪了。不多一刻。已經深入睡鄉。他眼前黑暗中現出一個怪形來。怪形非別。就是自己店內陳列着的木乃伊。這一手一足失去的木乃伊。惡狠狠的兩眼注視主人臉上。再把一手摳着主人。微微一笑。同時他把一只脚跳舞起來。形狀猙獰可怕。店主人大驚而醒。方知是南柯一夢。他暗道。怎麼得了一個怪夢呢。翻轉身去。要想再睡。樓下又有聲音了。側耳細聽。這聲音與方才纔不同。確是人的足聲。主人想起了夢中木乃伊的跳舞。暗想。難道是木乃伊跳舞着麼。他雖非常驚嚇。同時想道。不好了。不要

來了一個賊。偷被他偷了指環去。還了得麼。急急擎着燈火。一壁顛一壁走下樓去。到了樓下。燈光照耀滿室。毫無怪異。木乃伊依然好好的在室隅。腳聲也沒有了。他獨語道。仍舊是我腦筋作怪。方始定了一點心。所掛念的。只有那指環。走到鐵箱旁邊。時辰鐘恰打三下。他一想怎麼只有三點鐘呢。還是快些天亮罷。今夜我真受累極了。開了鐵箱看時。指環安然無恙。他笑盈盈的將要關門。還讚道。真是一件無價之寶。就把指環取出來。在燈光下看看。愈看愈難放手了。於是將指環套在右手指上。同時大叫一聲。覺得指上大痛。急急將指環取去。不知什麼緣故。指上有針孔大小的一點傷痕。有血流出。這傷痕雖小。痛倒竟痛得散布全身。主人痛苦難堪。卽取去指環。藏入鐵箱內。立刻上樓。走到臥室隔壁的

一間消毒室去。他又是痛。又是全身覺得頓時發冷。在那裏抖着。忙把消毒水倒入面盆內。將指頭浸入。豈意非但不能減去痛苦。痛苦反漸漸加重了。主人咬緊牙齒。忍着。無奈痛苦有增無減。混身宛如刀在那裏割着。他再向右手一看。竟大吃一驚。不知怎樣。手上滿現着紫色斑點。非常奇異。他就捲起衣袖。見斑點自手至臂。自臂至肩。逐漸加多。主人此時見了斑點。忽然想起報上載着。少女瑞爾盟的怪死。於是忍着痛。走到鏡旁一照。不禁大呼哎喲。原來鏡中現出他的臉來。臉上全是紫色斑點。他急得口中大叫。上帝救我。身體便倒在地上。那燈火雖沒有風吹。却搖搖欲滅。

二十二 二青年

得了瑞爾盟死信。嚇得魂不附體的。自然是康米了。康米這一夜

九點鐘到船上。送了姑母。開船後。他即赴瑞爾盟處。不料他家中警察醫生等擁擠不堪。他一見瑞爾盟的慘死。便咬定被人毒斃的。等到解剖之後。方始斷定並非他人加害。從此康米大失所望。呆呆然二三天只是不飲不食的亂想。一點事也不做。後來報上又載出古董店的主人。也是同樣的怪死。他至此方信瑞爾盟之死。乃一種怪病。總算是天命。也無可如何。但是對於瑞爾盟的愛情。究竟不易消滅。時時刻刻要想起的。他在家中呆了幾天。有一日早晨。走出門來。任意亂走。突然有人叫道。康米君。往那裏去。他抬頭一看。原來在瑞爾盟家中常常會面的瑞爾盟之女友克德里姑娘。他便道。我道是誰。不料是克德里姑娘。克德里道。你爲何臉上頗有愁悶之色。康米道。我一個人寂寞得很。康米的心事。

本來克德里也很明白。所以答道。這也難怪你。克德里起初原想把瑞爾盟的事談談。恐怕反引得他傷心。卽忙搭趣道。康米君。到我家裏去走走好不好。康米點了點頭。二人並肩走去。康米一向自然與瑞爾盟最爲親近。此刻與克德里同行。聽克德里說話。鬚仍舊像瑞爾盟一般。康米道。驚擾尊府。不打緊麼。克德里道。說那裏話來。我此刻正打算回家去咧。康米道。那麼我們二人一同走走。此時二人都避去瑞爾盟之事。絕不道及。康米很悲傷的心中。暗想此人若是瑞爾盟。我此刻何等幸福。如此一想。覺得漸漸與克德里親愛起來了。忽呼道。瑞爾盟。克德里聽了。臉上一紅。說道。你爲何如此作怪。康米道。失禮了。不知怎樣我與你一同行走。幾乎要當你是瑞爾盟了。克德里道。不行不行。像我這種蠢東西。

那裏比得上瑞爾盟。二人且行且語。早來到克德里門口。康米道。當真不要緊麼。克德里道。儘管入內。今天我家父親母親上巴里去了。所以家裏沒有人。康米道。既如此。驚動了。康米便隨在克德里後面。走進門去。直達克德里的室內。康米在克德里室內一瞧。不免又想起瑞爾盟的屋子來了。在瑞爾盟室中。二人坐在搖椅上。談談未來之幸福。當初何等快樂。他想到這裏。克德里道。康米君。你又在那裏想什麼心事了。康米一壁搖頭。一壁向克德里的臉上看着。覺得他的容貌。很似瑞爾盟了。恨不得要叫一聲瑞爾盟。抱將上去。那時節。忽然婢女進來。報道有客來了。克德里問道。是誰。婢女道。是陸白托先生。克德里聽了。却有些躊躇的樣子。卽道。請進來便了。婢女退後。克德里向康米道。陸白托君。是你也認

識的。康米道。是的。然而此時康米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觸。什麼事呢。這陸白托曾與康米一同爭奪過瑞爾盟的。後來竟被康米占勝。瑞爾盟竟入康米手中。二人遂成愛情之仇敵。再說陸白托也不料有昔日的愛情之仇敵在此。大踏步走進室來。一見康米却暗暗一驚。然而外面仍裝得若無其事。說道。克德里姑娘。要驚擾了。克德里道。好極。并且康米君也在此。陸白托道。原來是康米君。康米道。陸陸白托君。久違了。二人就握一握手。坐在椅上。但是兩面的心中。都很不快。康米眼睛更敏捷。早已瞧得出克德里的態度。曉得克德里與陸白托。已非普通的朋友。二人的親熱。實在是普通以上。康米現在本把克德里當做瑞爾盟看待。忽然見了這副態度。宛如自己的所愛。被陸白托奪去。仇敵上又加一重仇

敵了。陸白托心中。也想自己最親愛的克德里。今日忽與康米一同在此。必定是康米意欲阻礙我的戀愛。不由的非常憤怒。惟有克德里。仍是快快樂樂。向二人說道。今天我當做個東道。請你們二位一同在此午餐罷。於是二人就留着。

二十三 一千圓

二人午餐時。在克德里面前。大家一點也不露仇視的樣子。克德里吃到半途。忽道。後天是星期日。何不搖着船。到麥兒邁湖去遊玩。康米答道。很好。不過想想與陸白托一起。未免沒趣。陸白托心中也以為與康米同去。很不快活。并且也不願去。然而自己不去。任康米與克德里二人同去。又不放心。無法可想。只得說道。我也去的。克德里道。那麼。三人同行。三個人喝着咖啡。把此事約定。然

後二青年告辭而退。走到門前。二人分頭回去。康米遇着了昔日之情敵。對於瑞爾盟的懷想。更強了一點。一壁走。一壁只是想着瑞爾盟的事。同時那可愛的克德里。也忘不掉了。一想若能將克德里代替了瑞爾盟。豈不好呢。此時又想起那陸白托面目可憎的樣子來了。陸白托與克德里。究竟曾否訂婚。此事很費猜疑。他不知不覺。已走到公立競賣場門口。那原因不明。得怪病而死的古董店主人。乃孑然一身。別無親族。遺產竟沒有人接受。這種遺產。照法律上應當由政府拍賣。所得若干。納入國庫。今天這公立競賣場。恰在那裏拍賣古董店的遺產。康米一味亂想。走到競賣場的門前。也不曉得是拍賣古董店內之物。無意中走將進去。裏面男男女女。很爲熱鬧。都在那裏爭價。想購便宜的品物。正面的

高檯上立着四五辦事員。舉示種種品物。在那裏定價。只聽得叫道。這是木乃伊。埃及的木乃伊。實是少有的。有人要買麼。此時下面就有人呼十元。上面又叫道。再加起來。於是有人加至十五元。辦事員道。十五元。還不够。慢慢的東也加些。西也加些。方將一件東西買定。康米也並不想買什麼。只是在人叢中呆呆看着。上面又叫道。指環來了。康米聽得了指環二字。不覺想起贈與瑞爾盟的指環。此時檯上叫道。這指環是純金的。彫刻很工細。你們要麼。可以走得近些。康米一看指環。竟暗叫奇怪。這指環實與自己贈與瑞爾盟的絲毫無二。康米乃分開衆人。走到前面去。細看那指環。確與瑞爾盟的無異。即使不是原物。也是一同製造的一對。康米心中更覺奇異。又想當夜瑞爾盟死後。却沒有瞧見他的指環。